



闲来翻阅台历，发现4月23日的“世界读书日”即将到来。不由想起六十年前读初中的时候，我有了第一张校图书馆的借书证，从此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如今虽说年逾古稀，依然是一证在手，阅读不愁。图书馆成了我常去的场所。

### 那些上海的图书馆

俞昌基

早年，图书馆的功能大致有三：外借图书，在馆内阅读报纸杂志，做功课（如学生温课迎考，成人研修）。因此我常戏称图书馆是市民的“第二课堂”。然而近一二十年来，随着国民精神需求和文化品质的日益提升，图书馆的功能正在不断地拓展和优化。

我经常去离家很近的长宁区图书馆借书，也去听名人专家的各类讲座，有文化艺术的、科学普及的。有时还能欣赏到书画展和文艺演出——视觉盛宴呀！于是我这位老读者还成了老听众和老观众，图书馆也成了“艺术课堂”。该馆还是上海首个国际图书馆，八楼有个环境典雅的欧式大书房——“中国之窗”。这里有各国朋友赠送的几万册原版图书，也时常有中外作者和读者欢聚一堂，搞一些读书交流活动……据统计，这个国家一级图书馆的年入馆人次高达200万。

去年年底，我去观瞻了“妙笔生辉——上海图书馆藏名家手稿展”。看了百余位名家的手迹墨宝，读者能感知他们的生命气脉和胸中波涛，体悟其劳作的氛围和甘苦。我还参加过上图的“开门办馆一日游”活动。工作人员带领我们一批老读者，上午去上海大学美

术学院观看玻璃器皿的制作过程，下午参观上海玻璃博物馆……真得感谢上图，大力开掘馆藏资源和社会资源，让读者有了更高品位、更广视野的精神享受！

我偶尔也带外孙女打卡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。除了应有尽有的读书借书设施之外，最吸引我眼球的是许多很有新鲜感的小课堂：中国戏《京剧猫》、小小科学家趣味实验室、医疗科普活动“急救的知识”、亲子教育系列讲座……是呀，全民阅读需要从娃娃抓起，“书香中国”的建设有赖于一代又一代青少年阅读水平的提高；而今天“少儿阅读”的含义已经有了更广泛的“新概念”。据报道，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新馆克服疫情带来的重重困难，在昨天提前结构封顶。新馆的建筑形体模拟一座彩虹桥，将为小市民创造出一座五彩缤纷的城市文化大花园。我翘首以盼！

上海不仅有市辖区级的图书馆，每个街道和里委也做到了图书“全覆盖”。我有一次去打浦桥街道图书馆看老友，惊讶地发现该馆总面积达七百多平方米，居然还有一个盲人电子读书屋。朋友如数家珍地介绍：这里备有保健、娱乐、法律等方面的盲文读物和3台电脑，还配备了有声读物光盘、无障碍电影、阳光听书郎等。绝对为盲人的阅读创造有利条件，绝对人性化呀！

抗疫大成获得全胜之后，我将继续走进图书馆这个城市的公共书房，因为这里不仅有知识，还有智慧、审美、温情……



武康大楼（剪纸）

李守白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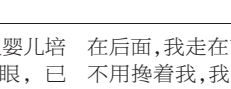
### 爱情它就像提拉米苏

李思源

拜读了元月17日本版的《提拉米苏》后不胜欣喜，因为我这个“吃货”仿佛又找到了一个知己。我对“提拉米苏”的喜爱已经到了这种地步：小区附近蛋糕店的年轻营业员们都叫我“提拉米苏爷叔”。有关“提拉米苏”的意大利文 Tinamisu 解释大多是被一些英美翻译所误导的，其最普遍被引用的是：Take me away! (带我走!)和 Keep me in mind! (记住我!)，借此杜撰出许许多多煽情故事。前一种在“提”文中已提及，不过要当兵的丈夫带她上前线是根本不可能的；而后一种译法还“情有可原”，但和本意却大相径庭。

因为 Tinamisu 是由 Tina-mi-su 三部分组合的新词。Tina 是动词 tinare (拉)的词干，在网上翻译器里 Tina 干脆就是汉字“拉”。mi 是 io(我)的宾语形式。su(向上)作副词时有鼓励和劝导的语气。所以按照“信，达，雅”的原则，Tinamisu 较理想的译法应该是“拉着我！”这是热恋中的情侣最喜欢听到的话，也可能是“提拉米苏”在西方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吧。

提拉米苏现在已经风靡世界了。我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，吃点心时首选就是“提拉米苏”。印象最深的是东北边境一带的所谓“俄罗斯提拉米苏”，一个个外形像新疆的“馕”（上海的“新疆大饼”）一样大，每个10多元。我曾对新疆喀纳斯湖畔10元一个的“馕”赞不绝口；后来在哈尔滨伴着热红茶吃了“俄罗斯提拉米苏”后感到性价比又上了一层楼，到中午竟没有饥饿的感觉。



夜光杯

### 夫妻乱谈

王冷一

太太：安德烈·波切利知道吗？  
先生：什么玻璃？很安全吗？  
太太：真是个傻包！是意大利歌唱家！你知道点啥呢？  
先生：只知道是个失明者。  
太太：赶快去听一下啊！  
先生：什么东西？  
太太：复活节米兰教堂独唱。  
先生：关我啥事？  
太太：网课，和留学生讨论呢。你把听后告诉我。  
先生被迫听了一下：爱他（她）就是爱全人类，爱是不可战胜的，爱就是哭泣，爱就是所有的一切围绕她，爱要爱到永远！  
太太：挺好。音质如何？  
太太：洪亮，没有厚墙能够阻挡其穿透；休止符和哭泣的玫瑰同步；顿挫时，仿佛心跳暂停了；再高亢，你就会自然被其控制心跳并加快节奏，且随她心所欲！  
太太：挺好。很精彩。不过你以前经常听歌剧吗？  
先生：没啥。理解力从生活中来。  
太太：到底从哪里领悟的？  
先生：辘子姐哭天喊地。  
太太：她是哪里的歌唱家？  
先生：就是朋友的二娃，我在广缘大酒店听她哭过。

可爱的外孙：科科。从婴儿培育至今，光阴似箭，一眨眼，已15年光景。外孙从小聪明伶俐，富有孝心，思想语言丰富，学习上进，各项活动优秀，动手能力强。  
外孙幼小时，公公陪他睡觉，早晨醒来他对公公说：“公公我们是好朋友，你陪我睡觉，帮我盖被子，你辛苦了，太辛苦了！我来帮你盖好被子，你再睡一会儿吧！”  
外孙他见不到公公就要大哭找公公，念念不忘公公、婆婆对他的关爱，更敬佩公公，有时公公替他洗脸，不小心将面盆里的水泼翻了一点在地上，他连忙要求鉴别责怪公公。  
有一次，婆正忙着清洗他的尿盆，来不及给他牛奶，看公公帮他拿来了吃食，婆就夸了公公几句。外孙冷不丁地插嘴：“谢谢婆表扬公公！”  
公公送他上幼儿园时，他很关心公公，对公公说：“你走

### 养育

读初中时，同学之间流传着一个“免费电话”。大约是拨打一个特定的号码，听一分钟左右的广告，然后可以让你打一通两分钟的本地电话，不收取任何话费。那时候电话费是一笔不小的开销，我们自然不想被家长责难，所以纷纷拨起了这个免费的号码。

我已经不记得打了这个号码里的广告是什么，但却记得和当时的好友打了无数通这样的电话，往往是两分钟到了，语音被戛然掐断，而后不甘心，等对方再打过来。一来一回，永不落空。我也不记得我们当时到底聊什么，甚至怎么能有这么多的话可以说，这些都是成年之后回望青春时期的难解之谜。但我记得这种长时间的电话聊天有个奇怪的名称：“煲电话粥”。

我不喜欢这个词，或许是因为它的外来色彩过于浓厚，一听就是广东人的说法，对于上海人，这个词太容易和“饭泡粥”搅合不清，后一个词里的“饭”与“烦”谐音，特指那些啰里八嗦的人，没有人想成为“饭泡粥”。成年之后，更加小心人与人之间的边界，学着把多数的苦闷和烦恼吞下肚里，不要因为自己的软弱和孤独而烦扰别人。所以，“煲电话粥”能免则免吧。

是在最近疫情下的“社交隔离”里，我重新拿起了电话。病毒让每个人的生活，工作和前程都蒙上了一层不确定的阴霾，原本理所当然的事情成了奢侈，原本坚固的东西被证明是脆弱不堪的，久未联系的朋友发来一句“你好吗”，很容易牵出绵延多年的挂念，而后演变为一通电话，话筒两端的人因为这层重新缔结的联系而温热起来。

网络时代有很多更先进的通话方式，但我觉得视频通话没有把对方拉得更近，因为那熟悉的面庞隔着屏幕，我更意识到距离的存在；即时聊天工具虽然可以传简讯，发表情，乃至分享文件，但这种碎片化的交流好像让对话的双方都成了机器人，缺乏温度。反倒是电话，沉淀了岁月的温柔，屏蔽了其他感官的打扰，让连线那头的人因为纯粹声音的存在而显得亲近。

我喜欢看电影和小说里的人打电话，因为这总是一段关系推进的关键点。电影《无间道》里，刘德华饰演的刘建明拿起死去的黄警官留下的证物电话，打给梁朝伟饰演的陈永仁，我觉得这通电话比之后两人在天台上拔枪相对的一幕更为精彩，因为在电话拨出到对方接起的短短几秒之中，两人都面临着身份曝光的危险。陈永仁知道，一旦他接这个电话，对方就知道自己是打入黑社会的卧底。他理应不接，保护自己，但是他同时也清楚，此刻打电话的那个人就是警方的奸细，要想知道对方是谁，他必须接这通电话。

小说《倾城之恋》里，范柳原和白流苏都不愿轻易交心，怕落入对方的圈套，所以打情骂俏从来是雁过无痕，这一切在范柳原深夜打来那三通电话里有了彻底的改变。第一通电话他只说了一句“我爱你”就挂断了，隔一会儿他打来追问“我忘了问你一声，你爱我吗？”第三通电话，他问她是否看得见月亮，还告诉她，他的窗子上面吊下一枝藤花。在张爱玲笔下，流苏听到了第三通电话时，哽咽了起来，她也不清楚为什么。

在很多读里，人们仍然把范柳原的电话看成情场高手的调情。然而，他们忽视了深夜的电话也是类似心理拉锯战。打电话的人要经历自我暴露的危险，他在让对方知道自己的惦记，欲望，以及孤独，他在把最脆弱的一面交到对方手里，任其宰割。他完全可以不打这通电话，这样他的心不会受伤，可是他必须打，因为他必须知道对方是否也在挂念自己。

英剧《夜班经理》中，军火商罗珀的情人杰德深夜给乔纳森打来电话，乔纳森清楚，杰德深爱着自己；美国电影《月光男孩》里，奇伦在某个深夜忽然收到了多年不见的凯文打来的电话，奇伦知晓，虽然凯文当年对自己拳脚相加，但是他从来都是爱着自己的。

珍惜每一个可以和你打电话的人。

### 深夜的电话

钱佳楠

### 河畔乡思

周珂银

难得在鹿儿岛市中心有这么一处绿地：甲突川河畔，美得像走进了画卷。查阅日本相关网站，关于此处景点并没有太多介绍，只说，沿着河畔有500余株樱花树，是一个外国观光者知之甚少的最佳赏樱之地。哦难怪，原来游人们尚未探索到这条通往“桃花源”的路径，尘嚣的喧闹尚未漫过“河畔”，故而，此地的景色兀自天然。

甲突川河畔起始于高见桥，终于甲突桥，周长3.1公里，想来“甲突川河畔”应该是由桥名而来。如果说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，那么甲突川河畔显然不是白纸一张。且不说沿河一带的名人古迹，单就河畔两岸翠绿如厚地毯般的苔藓；裸露在泥地上遒劲如爪牙似的老树树根，便足以显示其深厚的自然原生态景象。不得不佩服规划者的绝妙构思，借助于自然景观，最大化地体现了河畔两岸的原生态风貌。没有大兴土木，只是沿着河畔修葺了低矮的木栅栏，也没有过多“笔墨”，只是将朴拙的长板凳、简易的凉亭、秋千、茶灶在花花草木之间，以轻描淡写的低调，将人工斧迹悄然隐于自然景物之中，好像与周边的植物一样，它们本身就像还在这里似的，充分体现了日本美学的素练干净。

我来鹿儿岛两回探亲，一次是去年的仲夏，这回是今年的初春，幸运的是美丽的甲突川河畔就在住地附近。窃以为，要说这里最丰富的色彩便是天空与地面了，四周的建筑简直微不足道。就像一个天生丽质的美人儿，无论是浓妆还是淡抹皆为多余，大自来的季节调色，天与地的烟霞变幻，本身就是看不厌的风景。

夏季的时候，我常常在日落时分来河畔，嗅着草木香的清风散步，尤其痴迷于夕阳下的晚霞，黄昏时分的晚霞分外妖娆，像一幕蜡染的丝巾铺陈于天空，与“河镜子”遥相辉映，在波光粼粼的河面上闪烁起伏。此时，所有的景物、人物都化成了“剪影”，令人陶醉。

初春时节，便经常去河畔望“野眼”，绕着河畔踏青，看猫儿春困，赏野花闲草，看鲜苔翠绿得仿佛流出青汁。第一次在这里见识了斑鸠热恋，那长长的热吻好像在演绎一场惊天动地的爱情，让一旁观赏的我，下意识地屏声敛息，生怕惊动了这对情侣。期待中的樱花还未开，也好，这样可以清晰地欣赏到每棵树的枝干、形状和姿态，想象着，如果哪天，那么多的樱花树，突然，呼啦啦地全都开放了，那么美的花海，我担心，会窒息了我的笔端。

行笔至此，不由走神，忽然想起了另一处景点，便是离我上海住家不远的“黄浦滨江”，那有着都市华丽的高楼建筑，有霓虹灯下璀璨的江面，有苏轼笔下大江东去浪淘尽的恢弘气势。而“河畔”，谈不上“气势”，却更有一番说不休道不尽的风情。乡野别趣，小河涟漪，黄昏旖旎，是柳永的那款杨柳岸晓风残月般的婉约诗情。尽管两处景点迥然，但因为都在居住地的附近，都是自己喜好的放松消遣之地，便情不自禁“捆绑”联想起来了。居家的地方，有好景，那是福分。而今夜，我从“河畔”穿越至“浦江”，那是乡思了……



夜光杯

### 七夕会

里与他交流。外孙就很懂事地在电话里向他父母亲问候：“爸爸、妈妈你们好，我真想你们啊！”  
有一次，公公要打开钙片的瓶盖，开了好一阵打不开，就要放弃。他对公公说：“你这是半途而废呀！”小时候他要我帮他刷牙，他觉得手法不对，就说：“婆呀，你要像开火车一样，在铁轨上开车，刷牙也要刷在牙齿上，不能刷到牙肉上啊！”

外孙各门功课成绩优良，经常得奖，并且兴趣广泛，全面发展。画得一手好画，空手道、篮球、游泳样样都学，围棋更是少年高手，晋级业余初段，还赴马来西亚参加邀请赛。他作文里依然写着“我最爱的人——公公。我公公是位教授，有爱心，勤劳，节俭。在我心中，公公是我的好朋友，又是我的一位好老师……”

### 外孙与外公

顾煜梅

在后面，我走在前面，你跟着我走，不用搀着我，我不会摔跤的。”到了校车站，等候校车时，再三要求公公：“你回去吧，你太累了！我一个人坐车没事的。”  
有时候公公陪他一起画画，他要婆给予评比。我评了他第一名，画得好！他就问：“公公呢？画得怎么样？”我说公公没你画得好。他不答应了：“我是第一美丽，公公是第二美丽。大家画得都美丽！”  
上小学时正好公公发病，外孙时刻牵挂，每天早晨起床，或放学回到家里，总是首先要向公公问候：“你病好点吗？”还一脸认真地劝公公不要去想病呀、死呀，能活着，多活几年，多好呀！  
他父母工作繁忙，经常在电话